

“人部”比资本家还厉害

上海市有关部门揭发王明、江青、姚文元、高岗、林彪
的丑恶咀脸

(新华社上海讯) 在愤慨声讨王明、江青、姚文元、高岗、林彪对
时，上海市有关部门对这批反革命分子、卖国贼、高岗、林彪、姚文元
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从初步揭发出来的事实中可以看出，王明、江青、姚文元
集团故留以反动透顶，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任何威信——他们是比资本家
还利害的吸血鬼，善人书，是他们通过吸取劳动人民更先的财富而做手脚。

无产万利

刘子指斥：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
已经垮了一帮，现在该轮到我了。”“人部”也是这样，王明、江青、姚文元、高岗、林彪
尸，几年来大捞特捞，越捞胃口越大。这些人和资本家不同的，只是后者需要
求胜利，而他们的不需求胜利，靠掌握政权来维持他们的地位，可谓无本万利。
以住房来说，王明、江青的房子由两间发展到四间，由一套、由一套、两套发展为
一座二层的洋房，后来又把二层的楼换成了三层楼。叶青林，姚文元，

除了老舍中堂三友楼的花园洋房以外，还搬进了一个接收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有八幢楼，伟大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来沪时在此居住，可以旧时住八位政治局以上的中央领导同志。叶刘搬进去，设立所谓“叶办”，“刘办”。把所占地八十多亩建集面积达一万四千平方米的接收招待所完全据为己有。后来叶刘到北京，叶刘由其秘书，警卫人员等占以此地至今将近十年。叶刘只是来时邀友住一下，实际成了他们的“行宫”。

叶刘的叶刘占用汽车的状况更为惊人，文化大革命前只是张岳桥有一辆归式小轿车；张岳桥和叶刘又虽然早就离开上海，但两个人仍然各有一辆轿车，其中张岳桥的是大红旗，美式防弹车。而陈中卡斯之布白之做小轿车，又供及平时陈岳桥的辆小轿车，而陈大红旗西辆吉姆车，而辆吉普车（打猎用）再加上为叶刘开的开路车，乘轿车，永源专用车等之总数在十五辆以上。

这些现象足以说明是极不满意的。叶刘又以上海市老要面以“电话补助”逐步增加：1942年以前每月发200元，1943年每月发300元，1944年每月发500元。1945年因为通货膨胀关于无产阶级的收进改由政府所出的指示，

强调限制资产的假说，仅做之样子，每月减少为三百元。但是裴进以失之服色，这不过是这些定期发给的所谓“生活补助费”因为他还经常以做衣服、配眼镜、给母亲买帽子，为小孩择校为种种理由，不断向上海市索取。于是1944年9月，他个月所剩的“生活补助费”和名目繁多的临时用钱就有240元，不仅如此，裴进还打着“中央首长”的旗号到处伸手敲诈勒索，他私自下达指示，上海汽车厂主向他汇报，技术人员由他试验，制造了一辆价值30多万的防弹车。他自己还或通进秘密出面，从海关部门，敲诈索取了电视机、手表、纸烟、糖果、粮食等大批物资，仅在市粮政局，他就无侵地窃走了电影放映机、收音机、相机、金表、猪鬃、银表、金银首饰等价值三万多东西。

腐朽不堪

王明在延安巧取豪夺，任意挥霍，连青坡瑞霞村豪宅，醉生梦死的资产阶级生活，完全与王明在延安中间是有代表性的。

王明多次到川南的成都，完全是把那里当成他的“食不甘味”那一套，如每天要吃鲜鱼的两只童子鸡，要吃一小碗西洋参。吃的青菜、桂圆、

一斤重一条的螃蟹，卸更重斤一个的，不能大，也不能小了。她吃的时
 不仅新鲜，而且只只都能吃的，不能吃的交给王来。住在北京，她也吃海
 味买活的鱼、虾、蟹，为了保证新鲜，不能煮，只好制造特殊设备，用机
 械送往北京。她^是怕，吃水果先给成果汁在别不吃，吃的鸡蛋，交待明
 是那一天下的，不新鲜的不吃，吃的米汤每碗20粒左右的米糊了，
 稀了也不吃。她忌讳中国的山珍海味吃腻，据说她从国外进口的
 每年五十美元之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鱼翅，还有白头发也贵
 得很，安团到朝鲜的岳西来港一次安团吃鸡蛋，据说通缉可以使头发黑
 而又光泽。在青白江处没有一本马列和毛泽东的书，连报纸也没有一张，
 却让人给布置浮心封建王后还安团讲气，润气。房子的傢伙上，凡是玻璃
 窗，安团都搬下来，换上绿色的纱帘，每个门道安团上绒毡垫好，连
 厕所间马桶盖都要用上绒毡套起来。她规定是内外不准有响声，服
 务员走动不准有响声，陪他吃饭的人，她吃饭的时候非要人陪不可，嚼东
 西不准有响声，田吃时拿不路吸，只能用瓶子一哭一哭地送到嘴里
 慢之地嚼。对室内温度，也是很苛求的，只能将温度计的20°定为度

或低丰度，她都发脾气训人。在这件事情上，汪整天吃嘴吹来，她不是打靶就是跳舞，不是看黄色电影就是玩猴子、学骑马、开汽车。为了她跳交谊舞，门卫人给她作午茶，她玩的猴子及服务员给她洗澡、喂白、糖、水果。她去拍鲜花，服务员必须立即把她喜爱的花买来，并且一个花瓣一个花瓣地用几个小时为她叫来一朵花，堆砌一点也要换鸟。她把秘书当作奴隶，需人伺候的时候就来，不需人的时候一脚踢开，可以用“不开心”，“不漂亮”之类理由随意地人而志。她公开说：“我见了一人就头痛”，为了不使他“头痛”，人们既要为她服务，又要爱着张几块道走避免被地看见。有一次汪去散步，一位新来的警卫战士向她行礼，问候“首长好”她很厌烦。时春桥知道后把战士训了一通，说什么。首长散步，是去处理国家大事，你们随便行礼，问候是违抗首长思想所，

反党分子已供又，同的是这一路货色，他却在上海待半月，仅在他住的公馆别墅一处（不是他因居的住房——即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就耗

费了四万三千六百六十元，其中伙食费九千多元，平均每天八、九十元，大大超过了国家规定标准。在这期间，他不读书，不锻炼，一天要花十几个小时

打牌、下棋游泳、玩牌、钓鱼、打鸟、打兔子、看黄色电影。每天折腾到深夜一两点钟，第二天呼噜一觉，为此70多名服务人员给住持团修书，从苏州做版到做厚，伺候他玩，他还厚颜无耻地写条子给他看，最后擦汗。有时候，他到丁、农村部队去下，说是“检查”，实行霸权，昨晚，由一次都兴“中”的，前呼后拥，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大吃大喝，以至于醉倒。“人前称王”他老婆、孩子也受辱，同他一起吃喝，作威作福。他儿子可以随意胡闹可以随便打骂工作人员，可以把不愿意吃的菜心和菜汤，随便乱扔。有一次，他儿子偷窃工作人员自己的手帕冲直闯，把手帕撞断了，他不仅不但不教育，反而骂工作人员说：他指其儿子到呵，你倒要管！

在通县石，叫高松，他又无业不“干”的。如叫高松到叫叫时，同班地他儿子来到“叫叫”搞有国家财产，寻欢作乐，他追求的生活标准也越来越高。有一次，服务人员给他喝20元一斤的茶叶，他胡说有香味，叫手下的人说风说雨，说：“手帕又厚又收买的人”，直到后来给换上40元一斤的茶叶，方才罢休。

另所欲为

接待过王叫叫的许多人都气愤地说：这些人都横行霸道，

为所欲为，是名符其实的吸血鬼，又是名副其实的善人啦！

年青这个善人精，不知干了多少劳民伤财的坏事，开着半开汽车，她个招来，并且把住处附近十数种有名绿花草的地平摊，但是她只看了一眼，嫌这块地太脏太平，又选这块新筑的东院地。为了安全、保险，她叫人连夜改装汽车，改装成装甲车，她又说不好，一句话调来个红旗车。她心急来请，这是安着军机来表演，就动用了几个名战士为她来修地，这所以。挖河沟，过地打谷，接近干门心思，她女子骑马，指令从PR机造西面过来，开始她骑马鞭子抽了夫，那让人连夜买牛到西不可。

后来她嫌装得不好看，战士只好再尽心思给马梳洗打扮，但是她仍还不满意，如鸟蛋里的刺鼻头，说老马跑得慢，没力气。而马也有气不接气。这个地盘还提提，她住处收口不准那机双好，周围三里之内不能有响声，怕打发展人员会听出一个丁点响声。理由是机响声大吵（要听出个丁点响声）别的睡觉，来这听个。可要到了报关！

新筑的收口已修，脚步的走之后去。去年海，他也以响吵的闹出借口，要住处附近的小地新修作地，两次工程小修施工。已做了五次了

是人民的犯罪，进击革命军时后方的败北？如何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干部进行教育？
 为4月会主说“作要进步的？”后方的恐吓、净化的，只好回去检查，个别的用
 设备所，为把包过更事的人，在会中通过认识又事，不惜耗用五十七万巨款
 把小孔是新的，一，又换了一大批设备。

张华北记者